



华研智库专栏

PISA 反映我国教育缺乏保底能力

11-12-2023

作者：潘永强

在近日公佈的 2022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（PISA）中，我国学生在三大项目的表现（阅读、数学、科学）都全面下降。表面上这反映了疫情严重影响学习能力，但背后也说明国家的教育治理存有严峻缺失，学校体制对学生没有保底能力，同时还印証了大马教育文凭（SPM）成绩失实和缺乏评估效能的事实。

2022 年我国学生在阅读的表现，只得 388 分，数学得分 409，科学是 416，皆比 2018 年退步。根据“2013—2025 教育大蓝国”，我国目标是要在 2025 年跻身 PISA 全球前三分之一行列，显然不可能达标完成。

PISA 提供了一个客观指标，直接暴露我国教育品质。新加坡在各项评估都居全球第一，均领先大马超过一百分。据此表现，报告指新加坡学生比其他国家同龄者，在能力上超前三到五个学年。

论者认为，PISA 近年受各国教育部门重视，因为对当代教育提出新的理解视角，即教育应从掌握知识（knowledge）转变成发展能力（ability of using knowledge）。它不是测试学生的知识和记忆含量，而是提取有用的讯息，加以分析应用。大马表现低落，意味着学生缺乏思辨、分析和应用知识的能力，将长期影响国家竞争力。

我国 2009 年首次参与 PISA，在 74 个国家当中，排名在五十多位。2012 年参与国家 65 个，我国一样位居五十多名。2015 年因为技术作伪不被列入统计。2018 年表现略有提升，主要

跟废除英文教数理政策有一定关联。数学素养是要求学生运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，如果有语文阻碍，就不利于对概念的掌握。

不少国家在引进这项评估时，都会从中检讨本国教育问题，可是我国教育界似乎感受不强烈。首先，基础教育体制虽然不断提出各种目标与改革方向，但始终停留在灌输知识的保守模式，无助于增强学生能力，成了教改的莫大盲点和瓶颈。

这些教改方向虽提出若干行动策略，但没有带来典范转移，脑筋没有转换。行政的调整不等于宏观变革，学校教育依旧少有改变，课程分科和学习模块甚少整合重组。

其次，国内教育学界专长于教学培训，并不擅长生产政策知识，在研究选题和成果产出上，经常只偏重微琐和流行的问题，或停留在重复性的研究，如教学法（pedagogy）。许多宏观、基础与核心议题，缺乏相关讨论，无法透过研究与知识来解决教改具体问题。

我国在历次 PISA 中阅读素养长期落后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当局竟然甚少认真解决阅读低落的问题。国内甚少研究阅读素养的学者可以作出贡献，反而要依赖民间团体的零星努力，才能赶上社会需要。

更严重的是，我国教育质量程度偏低之余，还落在较后段，说明教育体制连最基本的保底能力，都无法满足要求。保底能力意味着，学生表现即使达不到高水平，至少能维持在平均程度，如果连此要求都做不到，就是缺乏保底能力。

PISA 报告以 6 个等级来区分学生表现，我国学生在阅读和数学方面，连达到第 2 级水平者都不足五成，属于偏低位段。同样是普通水平的学生，也跟东亚其他国家的普通水平学生有一段落差。此外，即使处于同等的社会经济背景，我国学生也落后于土耳其和越南。

教育自主性也影响学生表现。马来西亚只有 4% 学生，就读的学校可以由校长承担聘用教师的主要责任（OECD 国家 60%）。过去四年教学条件也走下坡，我国有 24% 校长投诉，因师资缺乏而影响教学，同时 22% 校长宣称教员素质不佳。

在强调教师素质的当儿，不能忽略培训过程的有效性与专业性，这涉及我国师范院校的水平程度。国内师范讲师普遍上对教育新兴的课题掌握不够，对宏观的教育思潮、教学模式和

国际比较理解不足。至于华文独中过去四十年来没有发展出稳定的师范培训制度，缺乏规划和系统，更显得零碎。

最新的 PISA 报告暴露了过去两三年 SPM 成绩的虚实，如果一味将公共考试当成形象工程，无助于反映疫情期间的学习问题。官僚体制带来机械化和伪理性要求，以及形式主义，时常令校长和教师失去热情，最终令教育人员疲于奔命，打击育人和教学士气。

（作者为华研智库委员会副主任）